

野蔷薇也有春天

■ 郑琼琼

甫一停车,我便迫不及待地取出手机,内心欢喜得想要拍下这簇花,生怕它一会儿就消失了。

这是一株野蔷薇。去年十月,在一座山脚下,我发现了一丛野蔷薇,被雨水冲刷得根全部露在外面,没有开花,也没有花骨朵,带着些许怜惜,我决定带它回家。

把它种在花池里。我欢喜地种下它,泥土也应该是高兴地迎接过它的,这不,上周我就发现它长出了许多花骨朵,只是沾满了好多蚜虫,深绿的叶子不知被什么虫子咬出大大的洞。我想着花开的样子,花开的颜色,我想每一朵花都不会错过春天的,却不曾想才几天时间花开得这样快。

它奋力地向上争春,拼尽全力。昨日的种种已洗净铅华,重生的勇气、力量、样子让我欢喜。在那一簇花里,明媚而素洁,柔弱也坚毅。小小的花朵,深粉带点玫红色的花朵,花瓣层层舒展了,花芯那一圈是白绿色的,安放上黄色的花蕊,很是清新怡人。看

着花,心也是舒展的、安静的、与世无争的,无端地欢喜着,寂静而热烈。野蔷薇也有春天。

阳光微醺,有几分迷醉,风漫不经心地吹着,情思荡漾。我拿起书,随意翻看,不经意看见书里写下的家门口的蔷薇。真想一声惊叹:好巧啊!此刻,我也无端欢喜。作家那样喜爱蔷薇,只是她更喜欢开得整齐华丽一些的蔷薇,而我无论它开成哪样,从来不介怀,我对它的喜欢无底线,哪一种都好,都热爱,哪一种我都觉得漂亮,我爱得那样彻底坦荡,不留一丝一毫。

去年五一节,和母亲去割麦子,一块地割完,回家吃饭的途中,遇到路边地埂上一株庞大的野蔷薇。我忙把妈妈、女儿、侄子叫过去,在花前拍了照。在忙碌的麦收时节,我们对着一株花的美好消耗了好大一段时间,像个玩性大的孩子,边玩边回家。尽管麦子耽搁不得,花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,也不能错过,于是浪费一点时间,取悦一下自己。歌德的《野蔷薇》里,少年要

摘野蔷薇,野蔷薇定会用刺去戳少年。记忆里我没采过野蔷薇花,尽管我很想用这种小小的花朵编个花环,一次次萌动过,可是一次也没有付诸行动。

就那样静观欣赏,我想用一生的时间,永远热爱,热爱每一朵花,热爱每一朵花开过的春天。在一朵花的繁盛里,我默默期



许。期许像野蔷薇一样以自己的节奏生长,自由散漫。而我也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它,喜悦而热烈,持久而深情。

遇见蔷薇花,我像一个孩子,透明而赤诚的心,覆盖每一个花瓣。在春天里,在一朵蔷薇花里,我像个孩子,热情洋溢,欢喜似海。

外公

■ 刘放

逢年过节,妈妈总要回娘家看看,我也会跟着她,一起去祭拜已故多年的外公外婆,去看看我小时候生活过的老宅。

我的外公是个典型的陕北农民,他的头上总是缠着白毛巾,虽然有点破旧,但洗得干净。为数不多的牙齿,说话有些不利索,银白色的山羊胡修剪得整整齐齐,他黝黑的脸上爬满了皱纹,刻满了岁月的沟壑,诉说着过往的风霜与生活的艰辛。一年四季,外公起早贪黑,在土地里忙来忙去,种麦子、糜子、黑豆、芝麻、洋芋、玉米、谷子、向日葵等,还在窑洞背后阳坡地里栽种了苹果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枣树、梨树等,诱人的酸杏,熟透的桃子,脆甜的红枣……果园成为我童年的乐园。外公每次劳作时,总是

把旱烟袋和旱烟锅别在裤腰上,铜制的烟锅头被磨得锃亮,成为他形影不离的伙伴。

外公睡觉很轻,每天天空微亮的时候,外公就从被窝里爬起,裹上他的头巾蹲在窑洞前的石碾子上,把烟叶揉碎,塞进烟锅里,用粗糙皲裂的手指轻轻压实,火柴“嚓”的一声,烟锅里的火星忽明忽灭,映照出他那沟壑纵横的黝黑脸庞。他眯着眼睛,望着远处,好像是在同劳作了一辈子的黄土高坡诉说着他的心事。抽完一袋烟后,收拾农具,扛着锄头背着水壶去地里劳作,劳动休息的时候,他有时吼唱一段秦腔,有时哼唱着道情,有时唱着信天游,缓解劳累。

外公言语木讷,每次与他拉话聊天,他只是微笑着听你说,偶

尔回上几句。平时家里的农活或者搬抬东西,或者收拾庄稼的时候,他总是默默地走到你旁边,伸出大手一把帮你提起或抬起,撂下一句话,“娃还小着呢,没长力气,不敢让压着了”。他的双手粗糙有力,手指关节突出,手掌上布满了老茧,这双辛勤劳作的手,是耕耘、播种、收获的见证,外公用勤劳的双手,撑起一个家,扛起了一片天。

外公是种地的一把好手,他跟土地和农作物打了一辈子交道,他是土地的知己,是庄稼的朋友。他熟知何时播种、何时锄地、何时收割,掐算着时节,熟知庄稼的脾性,似乎他与土地、与庄稼融为一体。

外公种了一辈子地,在土地里刨挖了一生,对土地有着说不出的

眷恋。他的生活简单有节奏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四季轮回,风里来雨里去,奔走在山洼沟廓。每当看到他深邃的眼,沧桑的脸,弓形的背,从他的脸上读懂生活的艰苦,也读出了生命的满足,我更看到了爷爷外公们一辈子,围绕着村庄忙碌的一生,围绕着儿女奔走了一生,他们身上传递着朴素的生活道理。作为土地的子民,那是对生活的热爱,对土地的感恩。

如今,每当我陪妈妈回到老家,望着那片熟悉的黄土地,走到生活过的窑洞,仿佛看见了外公蹲在硷畔抽烟的样子。烟圈儿一圈圈地飘散在风里,带着淡淡的烟草香,飘向远方。那杆烟袋锅,连同外公的身影,永远地留在了这片深爱的土地上。

雨中情

■ 张翼安

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飘洒在人们身上。在雨中,五颜六色的雨伞,就像朵朵彩莲,光彩照人。

不经意间,我又找到了伴随我多年的那把小小的雨伞。一阵大风吹过,雨伞吹翻在地上,在雨中不停地翻滚,我的思潮随着雨伞的翻滚在澎湃,我的思绪穿越时空,被带回到从前。

那是1985年11月的一天,天空阴云密布,绵绵细雨时断时续。我听完课后刚走出学校大门,突然下起了雨。我打开雨伞,只听“啪啪”的几声,自动伞一下子断了好几根小梁,我心爱的雨伞瞬间解体了。我着急了,心里想着:唉,花了几十元买的名牌伞,一下子成了累赘。就在我焦急万分、左顾右盼之

时,眼前不远处发现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店铺,生意很好。

“师傅,你能修理雨伞吗?”我问。没得到应答,我有些不耐烦了,扭头便跑。

“同学,你等等!”他喊住了我。

我停住脚步,半信半疑地回过头来看着他:只见小铺里站着一个男的,双腿残疾夹着拐杖,个头不高,右手拿着工具,看上去有五十开外,黝黑的脸膛,浓密的眉毛,一副胡豆般的小眼。

“同学,你修伞吗?”和气的语调把我拉进了小铺。“嗯……”我支吾着,把伞递了过去。

“哟,这是一把值钱的伞吧,你别着急,好修,来屋里先把头上的水擦一下。”他扶着双拐从店铺的柜子

里挑选了一条在包装袋里没有拆封的毛巾递给我。

师傅一边修着伞,一边讲述着他的故事。他是一个先天患有腿部残疾的人,家有六口人,老婆是一个聋哑人,两个老人帮不上忙,两个孩子还小。因身体原因,导致很多工作无法去做,家庭生活一度十分困难。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,在政府的帮扶下,依靠国家的扶贫政策和自己的双手开了这个修理店。

我上上下下打量着他,心想:他给我讲这些故事,一定会借下雨趁机敲诈我一笔吧?正想着,我发现我支离破碎的雨伞在师傅手里变魔术般焕然一新。

师傅瞅了我一眼,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:“小伙子,你是大学生

吧?”

“师傅,多少修理费?”我心想,这人真啰嗦,需要多少钱,直说好了。我顺手递过去了10元钱。

师傅面带笑容地说:“我这辈子因家庭困难,加之自己是残疾人,都没有机会上学,对能上学的人特别是上大学的人很羡慕,也很敬重。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材,不能让雨淋坏了身子,你们学生修伞,钱我就不收了。”

面对这个极为普通的修伞工匠,而且还是一个双腿残疾,家庭困难的人,当我从师傅手中接过雨伞时,我的脸瞬间发烫,眼角也湿润了,为我之前的小心思羞愧。

我感慨万千,下雨无情,人有情。

灰娃娃姨

■ 干庆

“我所有的文字,都是我的生命热度、我情我感体验的表达。若会作曲、演奏,我定以音乐表达。任何人文艺术形态的表达,我都称之为心灵奇迹的符号……”在《灰娃的诗全编》后记中,诗人灰娃写道。从陕西到北京,从延河岸边到西山脚下,灰娃将人生沉浮、冷暖苦乐转化为一行行诗篇,照亮自己,也带给别人力量,更带给我难忘的回忆。

灰娃是我岳母的姨姊妹。因为诗,她成为我心中的“缪斯女神”,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。

她与我们的来往始于1995年底。我经常听岳母家人说起她与张订先生,故而冒昧地修了书信。很快他们就回信了。回信说:“王庆:你好!来信收到了,家乡的人互相有了消息,自然同样高兴。你岳母健在,我很欣慰。世事变化,人事更替,老一辈人尤为感念。姨父的情况,报刊经常有报道,是你没有看到。有别人写他的艺术,也有他应报刊要求为某个问题写的文章……”“你愿收藏,那么就让你姨父给你写一幅字。过些日子就会用挂号信给你寄去。”“书画这件事,对于懂得的人、喜好的人是件珍贵的东西。对于不明白它的人,只是一张无用的废纸。而对于具有商业经济头脑的人,则是不动产,能保值。”“你是学文的,自己在练习书画,因而你是会把它作为文化艺术品珍藏的。我想是这样,不知对否?”落款是“理召匆匆”。

这次通信后,我多次到北京工艺美术院他们的寓所去拜访,有长住也有短住,餐饭简单,只是稀饭或速冻水饺之类。在这里,我看到齐白石、李可染、关良的真迹。

我想说两件事,一件是关于他们赠我“拟宾虹老人意”这张画的情形:尽管他们每次都不断满足我,先后赠了四个四尺单条书法,我仍提出要他们赠我焦墨画作的要求。他们坚称,已经与机构有画作合同,要守信,不能私自处理以此拒绝。后来,他们又介绍我到一老字号店铺购买,我又上当。这种情况下,姨父被我的执着打动,与姨姨商量后,决定拿出一张参展作品“拟宾虹老人意”赠我。

一件是关于我对灰娃诗作的认识。我有时怀疑她的诗不是诗,她的诗歌近乎一种心灵的独白,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诗歌潮流的影响,在她的诗里也见不到常规的范式。她的诗歌语言简洁精准,极富浪漫气息,画面、声音、色彩与情思融为一体,铸造出独属于灰娃的诗歌语调。

今年初,98岁的灰娃姨姨在睡眠中逝去。姨姨,我不为你哭,我要为你唱。因为临潼的土地,有你的诗唱。

最近,我买了《山鬼故家》,这是姨父用画笔画过的诗章;我还买了《不要玫瑰》,我想,也许那些平俗的爱情配不上这鸡冠花般生死离别的爱情乐章。

姨姨,我想对你说,世间一切配了乐器的诗篇,一场阵风吹过,就找不到一丁点诗的模样。